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
第九十六回 登萊道文桂陷獄 荒山寨張氏守貞

為子伸冤莫伸，無冤受屈到青衿。德門人事空蕭瑟，否極泰來吉曜臨。

再說登萊道花園，袁阿牛殺了公子主僕五人，背了劉二姐，逃走而出。天明，園公報與道爺。唬得唐道爺魂不附體，含淚忙入後花園而去，果見孩兒殺死，又殺死養娘兩個、家人兩個，單單不見了劉二姐，放聲大哭。心中想道：「孩兒去了，怎的又回，被人殺死在此？必是周文桂郎舅二人同謀。如今只拿文桂、袁二，便有著落。」便叫家丁備棺衾收殮，一面出令箭一支，差人趕上前途拿捉。又令地方官協同查緝，不提。

再講阿牛帶了劉二姐往南一路而走，打從太平府經過。行至荒山，被那日假虎張三、張四兄弟留住。問道：「袁二哥，你說往登萊道衙門做相公，為何去不多時，便就回來？這個美人又是那裡來的？」袁二大笑道：「我到道爺衙門，蒙唐爺十分敬重，將這劉二姐送與我為妻。如今要去蘇州乾了公事，不日就回。且問你們可尋著我兄，救出林三師未曾？」眾人道：「已經打發劉家兄弟前去相請，想不日必到。二哥，你且在此暫時安身，待救了林師父，再去何如？」袁二道：「此卻有理！」那劉二姐本是桃花水性之人，便從袁二在山安歇。

且說那周文桂在飯店等了兩日，不見公子、阿牛二人回來，正在遲疑。忽見兩個公差手執令箭上前問道：「你這位相公，可是登萊道大老爺署中周師爺麼？」文桂道：「正是。你們二位想是道爺衙門裡的。公子怎的不來？」兩個差人登時變了臉，劈胸揪住，大罵道：「你乾了天大的歹事，還要假問公子！」

取出大鏈，照頭便套。文桂忙叫道：「到底因甚大事？也要說個明白。」差人道：「你殺死公子，又殺死養娘、家人四個。奉大老爺令箭，前來捉你，送到地方官審究。如今袁二哪裡去了？」文桂聽了，唬得魂飛魄散，叫屈連天。差人哪由分說，解到登州府衙門。

知府立刻升堂，差人跪下稟道：「啟上大老爺：小人奉登萊道大老爺之命，有令箭一支，文書一角，追究周文桂兇犯一名聽審。更有袁阿牛一名，不知去向。乞大老爺一並拘拿審究。」知府拆開文書看了，想道：「署中法地所在，竟有如此大膽凶徒！」吩咐帶進。

左右把他拖到階前跪下。知府道：「周文桂，你為道署幕友，知文識理，怎麼心懷不良，糾合妻舅殺死公子主僕五人，席捲金珠，拐去美女？快快報來，免受重刑。左右，取夾棍伺候！」文桂道：「太祖公，生員家住池州府，素守詩書，並無為非作事。因前年上京遊學，寓奎光閣得會唐公。蒙唐公青眼，憐我孤寒，請作幕友，去年同到登萊道衙門。只為公子來京會試，要我作伴。我有一個妻舅袁阿牛，強要同行。來到碼頭，公子說忘帶物件，同袁阿牛和兩個家人回取。生員在店專等。

忽然來了兩個差人，說我同謀殺人。呵，太公祖！這是冤慘彌天，叫生員怎的招供？」知府道：「既然是你妻舅袁阿牛同去，你哪有不知之理？如今袁阿牛哪裡去了？速速招來！」文桂道：「自從那日與他別後，並不知他的事情。」知府道：「胡說！哪有不知之理？左右，取夾棍來！」皂役把文桂套上夾棍。文桂大叫道：「冤枉呵！叫生員怎生招得？」知府道：「這樣歹人，稱甚麼生員！打嘴巴！」文桂道：「小人委實不知，求大老爺察情。」知府道：「委實不招麼？左右，緊緊收來！」皂役盡力收敲，文桂登時死去。軍牢將水噴醒。

文桂心中想道：「這宗事，必是阿牛做的。我今受刑不過，且招他作同謀，暫延性命，或且有伸冤之日。」便招道：「爺爺呵，果是與阿牛同謀殺的。但他不知何故，連殺四命，拐帶美女，逃去何方，小人真實不知。」知府道：「既是招了同謀，畫供收監。再差快手二十名，各處緝捕阿牛便了。」禁子把文桂上了刑具收監，不表。

再講袁阿狗自陷害周文玉之後，只在家中閒坐。忽見劉仁、劉義來到，阿狗接入。細說阿牛之事。二人道：「現在荒山相議，要救林三師父出獄，特來請大哥同去相幫。」阿狗聽了，滿口應承，即同二人起身。不日來到荒山相會。阿牛把前事說了，便叫劉二姐出來拜見伯伯。阿狗一見，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得了此美人，也要與我受用受用。」阿牛道：「那有大伯要弟婦之理？哥哥若要，待我再搶一個送與哥哥。」當日大設筵宴，六人結拜兄弟，各各飲得大醉。次日，阿牛帶了張三、張四，扮作老虎下山搶劫。

那周文玉之妻張氏，只為丈夫被盜林三板害，拘在太平府監中；又行文到本縣，頃刻間驚死公公。幸虧趙廷章伯伯十分看顧，假手當官買回，又贈銀兩做盤纏，先去太平府監中探視丈夫，後到操江海大人處抱狀伸冤。只因母子二人未曾出過門，飽受路中辛苦，不覺得了一病，倒在店中。店主倒也好心，亦叫妻子伺候茶湯。看看掙得起牀，即欲辭謝店主動身。店主道：「你母子病體未好，就要起身，恐你有要事，我不便阻你。但路上惡人極多，須要小心。」張氏母子再三稱謝，背了包袱，出門而去。

一步挨了一步，自早至晚，還走不上十餘里，天色已晚。

張氏道：「早晨店主所說之話，不可不信，且挨過山崗，尋個人家投宿方好。」觀德道：「母親說得極是。」遂挽手同上山崗。忽林內大吼數聲，跳出四個白額猛虎，攔住去路，唬得母子渾身抖戰。只見，兩個老虎把張氏背上山去。觀德定睛一看，見是人假裝的，忙上前喊叫道：「大王爺爺呵！我們是落難之人，包袱情願送你，還我母親罷！」一邊喊叫，一邊追趕。不想心慌腳亂，一跤跌下深坑，未知生死。

袁阿牛兄弟四人，搶了張氏，來到荒山。大叫道：「阿哥，快來迎接嫂嫂！」阿狗聽見，把燈一照，果見阿牛搶了一個半老婦人，倒有三分姿色。大喜道：「待我來做新郎。」張氏聽了，大怒道：「走狗強盜！我張氏乃是三貞九烈之婦，豈肯無恥偷生？你速速送我下山。若是用強，我便撞死在此。」阿狗正在扯曳，劉二姐走出，看見這婦人十分烈性，便對阿狗道：「你們不可用強，待我慢慢勸她，待她回心，然後成親罷。」

二姐扶了張氏進房，便把自己在登萊道衙中之事對張氏說出，道：「被阿牛殺死公子，將奴劫來此處，只得勉強相從。

我勸大娘且忍耐，暫時不可輕生。」張氏聽見登萊道衙門，觸動了心事，連忙問道：「大姐，那道署中有個作幕的相公周文桂，你可曉得麼？」二姐道：「周文桂就是強盜的妹夫。」

張氏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強盜叫做什麼名字？」二姐道：「他姓袁，名阿牛，就是劫皇楨大頭目林三的徒弟。如今相議，還要去劫太平府，監中救出林三。」

張氏聽了此言，心中思想道：「是了，一定是袁阿牛見我丈夫要登萊道作幕，囑托強盜扳害丈夫，拘禁監牢，自己入了道署。不知怎樣又害了大伯，拐了劉二姐。我今把姓改換，打探強盜動靜，再尋出頭日子罷。」

且喜前日那周觀德跌下山坑，造化不至喪命。次早天明，慢慢爬上山來，沿途求乞，來到太平府衙門，探聽父親信息。

正值知府升堂，比追周文玉。觀德在頭門觀望，只見裡面遍打，心如刀割。禁子帶出收監。觀德跟到監門口，放聲大哭，拜求禁子，要入監看視父親。不知入監如何，下回分解。